

足球种子27年长成参天大树—— 绿茵星火点燃3000少年梦

本报记者 史紫嫣



湄潭县浙大小学 特色校园足球发展“并蒂花开”

本报记者 周朝义 特约通讯员 张纯乾

汗水与梦想交织,拼搏与荣光相映。11月28日至12月2日,遵义市湄潭县2025-2026赛季“县长杯”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如火如荼地展开。在这场充满激情与梦想的赛事中,湄潭县浙大小学男子、女子足球队双双夺冠,以“双冠加冕”的骄人成绩,为特色校园足球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。



湄潭县浙大小学足球小将们。

双冠荣光:汗水浇灌的胜利之花

为期五天的“县长杯”赛事,既是技战术的较量,也是意志力的比拼。

浙大小学足球小将们从小组赛一路挺进决赛,男女队均以最佳战绩登顶。男子队凭借流畅的传控配合和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赢得喝彩。决赛中,小将们顶住压力,在关键时刻打入制胜球,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。

胜利的背后,是日复一日的坚持。清晨的操场上总有他们晨练的身影,夕阳下带球奔跑的足迹遍布校园。教练团队科学制定训练计划,将体能、技巧与战术意识深度融合;队员们则在一次次实战中磨合成长,从青涩到成熟,从个人突破到团队协作。

作,足球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运动水平,更塑造了永不放弃的精神内核。

“足球教会我们的不仅是赢,更是如何面对输。”一名男队员赛后感慨道。比赛中,他曾在拼抢中受伤倒地,只做了简单处理,又立即重返赛场。这种坚韧,正是浙大小学足球文化的缩影——荣誉属于敢于追梦、勇于坚持的人。

“这两座冠军奖杯,是对孩子们日常训练的最好回馈。”浙大小学相关负责人说,比胜利更可贵的是孩子们在足球运动中获得的成长。挫折从未让他们退缩,反而淬炼出更坚韧的品格。足球教给他们的不仅是技战术,更是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担当。

体系筑基:多维赋能校园足球发展

事实上,“双冠”喜人成绩的取得,与浙大小学在校园足球建设上的多年深耕密不可分。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和遵义市后备人才基地,学校通过系统化、科学化的举措,为足球运动普及与提升筑牢根基。

首先,多层次培养体系打通成长通道。学校建立了“班级—年级—校级”三级足球梯队。每个班级都组建了足球队,每年举办班级联赛营造全员参与的氛围;各年级通过选拔组建梯队,校级队伍则汇聚了最优秀的苗子。这种金字塔式培养模式既保证了足球运动的普及度,又为有潜力的学生提供了专业化成长路径。

其次,专业化师资队伍提升训练质量。学校通过引进专业教练与培训本校教师双管齐下,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教练团队。训练中,教练员注重将趣味性、专业性相结合,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设计训练方案。每

日固定的训练时段、科学的训练计划,以及定期组织的实战演练,使队员们的技战术水平得到全面提升。

再次,全方位资源保障营造足球氛围。学校每年投入不低于生均公用经费3%的专项资金用于足球发展,确保器材采购、场地维护和赛事组织的需要。同时,将足球课纳入日常教学计划,保证每班每周至少一节足球课。校园里,足球文化节、班级联赛、球星进校园等活动层出不穷,以及荣誉榜上的球星照片,都在无声地滋养着孩子们的足球梦想。

浙大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,未来,学校将继续深化足球特色建设,加强校际交流,探索足球与德育、智育融合的新路径。正如一位小队员所说:“足球让我们懂得,团队比个人更重要,坚持比天赋更可贵。”这群绿茵场上的追梦少年,正用奔跑的脚步书写着校园足球的最美篇章。

全胜! 零失球!

长顺县民族高中女足捧起“星火杯”

本报讯(特约通讯员 陈飘 艾雪梅)在2025年贵州省“星火杯”青少年足球冠军赛男子、女子U16-U19组(贵安赛区)中,长顺县民族高级中学女子足球队以全胜且零失球的完美战绩,勇夺女子组冠军。

这是长顺民中女足第十次荣获省级赛事桂冠。从小组赛至

决赛,球队防线固若金汤,未失一分,展现了压倒性的实力与绝对的统治力。



长顺民中女足队员与教练员合影。

1 从泥土场到世界舞台:27年的坚守与绽放

下午5点的铃声刚落,教学楼的门像是被捅开的蜂巢,孩子们涌出来的脚步声震得地面发颤。新建的足球场被夕阳染成琥珀色,低年级的小不点追着足球疯跑,笑声脆得像碎掉的玻璃珠;初中部的队员们则在教练韦仕权的哨声里弓步、冲刺,汗水砸在草皮上,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。

1997年秋天,第一届“校园杯”足球赛在泥地上开赛,学校足球教练韦仕权望着球场上的孩子们,语气里满是自豪。作为学校足球发展的见

证者,他亲历了学校有组织地推动足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。

最让他心口发烫的,是2011年那个夏天。“瑞典‘哥德堡杯’的邀请函寄到学校时,校长在会上念着念着,声音就抖了。”那是这群深山孩子第一次听说“出国”,训练场上的劲头突然变得不一样——有人带着伤坚持扑救,有人把零花钱攒起来买护腿板,连食堂阿姨都特意给球队加了鸡蛋。

省体育局的王小康教练来指导那天,孩子们

围着他,像雏鸟围着归巢的大鸟。去福泉热身赛的路上,队员们挤在中巴车里,把战术板传来传去,在背面写下“为国争光”四个歪字。决赛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,队长潘亚东的球鞋磨破了,光着脚在草地上飞奔,最后用一记头球锁定胜局。终场哨响的瞬间,全场的欢呼浪涛里,孩子们哭成一片,泪水混着汗水,在晒得黝黑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。“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响的哭声,比山涧的瀑布还震耳。”韦老师说这话时,眼角的皱纹里还藏着当年的潮湿。

2 泥泞中的奔跑:当热爱撞上现实的墙

可辉煌的背后,总有影子跟着。韦仕权的记事本上记着一笔账:省锦标赛每人食宿1200元,交通费500元——对山里的家庭来说,这相当于两三个月的生活费。有次去外面比赛时,一个叫阿吉的男孩揣着奶奶卖玉米的钱来报名,钱被汗水浸得发潮,在口袋里团成一团。

“27年了,我没收过孩子们的训练费。”韦仕权的声音沉沉。放学后的操场、周末的雨天、寒假的雪地里,他的身影总在,像棵不会挪窝的树。2020年前,他还厚着脸皮去县城的一些企业拉赞助,5000块钱能给孩子们买两箱牛奶、十套球衣;后来企业日子紧了,他再去时,老板递烟的手都带着犹豫,他便再也沒开过口。

更让他揪心的是“断档”。小学时踢球特别好的好苗子,升初中时被家长送进了“只抓学习”的私立学校,再见时,孩子抱着书本走过操场,连看一眼足球的勇气都没有。“就像眼看着刚结果的果树被砍了,疼啊。”有阵子球队成绩下滑,韦仕权在空无一人的球场坐到深夜,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,他甚至怀疑:这球,还能踢下去吗?

直到有天傍晚,几个低年级的孩子怯生生地递来一张画:纸上歪歪扭扭的足球场,角落写着“韦老师,我们想踢球”。那一刻,他突然明白,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——操场边的香樟树换了五代叶,孩子们的球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,可对足球的热爱,从来沒凉过。



韦仕权(左一)2017年在英国培训。

3 不止于进球:足球打开的另一扇窗

“踢起来的时候,啥烦恼都忘了!”韦仕权抹了把脸上的汗,露出两排白牙。他以前总爱感冒,踢了三年球,冬天穿单衣也不咳嗽,数学题算得都比以前快。队友苏庆插话说:“上次点球输了,我躲在被子里哭,韦老师说‘输了怕啥,下次赢回来’。现在我知道了,踢球和做人一样,得打得住事儿。”

孩子们的梦想总在训练间隙冒出来,像雨后的蘑菇。“我想代表贵州去打全国赛!”“我要进俱乐部,挣了钱给我妈买个新衣柜!”“要是能进国家队……”说到这里,几个孩子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,笑声在山谷里荡开,惊起一群飞鸟。

韦仕权听着,心里又暖又亮。他总跟孩子们说:“足球是块敲门砖,不光能敲开赛场的

门,还能敲开大学的门。”这些年,学校培养的队员有几十个凭着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走进大学校园,更多的拿着二级证书圆了升学梦。那个曾揣着卖玉米钱去比赛的阿吉,也到了师范大学学习体育教育,放假回来就帮他带训练,教孩子们射门时要“用脚内侧推,像给朋友递苹果那样轻”。

4 让热爱长成体系: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托举

如今的鹏城希望学校,足球早已不是“少数人的游戏”。课程表上,每周两小时的足球课雷打不动;小学体育课上,15分钟的足球游戏是固定节目,连最内向的孩子都能笑着踢两脚;大课间时,全校学生跳着自编的足球韵律操,动作整齐

得像风吹麦浪。

“校园杯”联赛办了25届,从五人制到十一人制,从男孩的角逐到即将增设的女子组,规则越来越规范,可孩子们眼里的兴奋劲儿,和1997年那群泥地里奔跑的小家伙没两样。2018年学校

搬迁后,标准化足球场铺上了人工草,可韦仕权总带着孩子们去看老校区的足球场——那里还留着当年的球印,像一串深浅不一的年轮。

安全预案上的字密密麻麻:赛前体检、意外保险、应急药箱……校医室的李医生说:“现在比照顾自家孩子还仔细,就怕他们摔着碰着。”可孩子们不怕,摔倒了就打个滚爬起来,草屑粘在脸上,笑得更欢了。

傍晚六点半,哨声拉长了音调。孩子们排着队,把足球放进收纳箱,响声像一串省略号。一个低年级的孩子跑过来,举起沾着泥土的足球:“韦老师,我明年能进校队吗?”

韦仕权蹲下来,帮他擦掉脸上的草屑:“你看这操场,只要你想跑,它就永远在这儿等你。”

夕阳把他们的影子叠在一起,像棵扎根大地的树。27年了,大树的叶子落了又生,孩子们的球鞋换了又换,可足球点燃的那簇火,在深山里越烧越旺。它不光是3000多个孩子的梦,更是一种力量——教会他们跌倒了再爬起,教会他们一群人比一个人走得更远,教会他们在群山环抱的天地里,也能望向更辽阔的世界。

而韦仕权和同事们,就做那守火人。只要这火不灭,总有一天,会有孩子带着山里的韧劲,在更广阔的绿茵场上,踢出属于他们的,更响亮的未来。



球队在北京参加“斯凯孚杯”与世界有约希望工程青少年足球赛时去长城游玩。

“我想靠足球踢进高中!”
三都水族自治县鹏城希望学校的操场上,初二学生韦仕权低头蹭了蹭脚下的足球,抬起头时,眼里的光比正午的阳光还要灼亮。不远处,队友一脚怒射,足球带着呼啸划破空气,“咚”地撞进网窝,惊起几只停在球门柱上的麻雀。
黔南的群山像一道沉默的屏障,却挡不住这片操场上传来的呐喊与欢笑。自1997年建校那天起,足球就像一粒被风送来的种子,落在了这所深山学校的土壤。27年光阴浇灌,它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——全校3064个孩子里,一半多的身影都在绿茵场上跃动,像一群追逐阳光的小鹿。